荊州駐防八旗志

荊州駐防八旗志卷二

勅諭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八旗參領佐領有職任之官多有以疾告休者此中有不能騎射畏憚而求罷者夫管轄職任須得其人爲佳其傳諭八旗都統副都統等自是以後若有告休者詳察之果疾病不可支者允其休致若雖不能嫻於騎射而能管轄者仍留用之欽此

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世襲之員較佐領尤爲緊要世襲之人庸

務者甚多嗣後令該旗大臣引見如其人善則准令承襲否則不拘其幼子族人擇可用者令其承襲欽此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上諭近見八旗官員兵丁內嗜酒沉湎以致面貌改常輕生誤產肆行妄爲者甚衆其中豈乏才具可用之人朕實憫之嗜之者八旗都統各將該屬官兵內酗酒不肖之徒給限一年或二年令其悛改能改者留之如不能改係官員即行題參應襲者令人承襲係兵丁即行革退將本佐領閑散人內揀選人材可用者充補食糧既可以養其生又可以得其力如此嗜飲酗酒之徒自知所懲戒矣若禁止

之後仍然不改一經查出併將該管官員嚴行治罪再著
行文外省將軍副都統城守尉等一體嚴加約束務令法
在必行欽此

雍正元年四月十六日

上諭吏部戶部兵部各省給發駐防官兵米穀草豆等項價
值不一除已有定額省分照常給發外其餘未曾定額省
分之價令督理將本省歷年給發之價酌處其中畫一
定議以使一定便於遵行如遇年豐價平稍有贏餘於官
兵亦有益儻歲歉價貴該督撫據實陳奏朕自加恩欽
此

雍正二年四月十八日

上諭各省此類記名人甚多出缺之時皆將記名人題補但未記名之人若無補用之途伊等何以效力行走著該部行文各省將軍等將未記名人內有人材可用弓馬嫻熟盡心效力者揀選具奏欽此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日

上諭自雍正三年四年以來外省將軍督撫提鎮等共有十數處奏請於該地方添設子母礮位經議政王大臣及兵部議准添設朕已允行昨閱看

謹查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四年實錄內載山西總兵官金國正

疏請臣標下向無子母礮今願捐造二十二位分給各營操演欽此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上諭[illegible][illegible]如柏所奏調換軍器事宜是從行伍利用起見該部議奏大凡各處營伍所習武藝所用器械操演隊伍向來原無一定之制是以武弁到任往往以已所好向及素所熟習者操演所屬兵丁調或學習未久而該任官員又另有意見將從前所習者更改調換是兵丁之技藝每視該上司之去留以爲轉移非訓練專精之道也凡事久則熟熟則生巧宜令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因地所宜酌定規

訓永遠遵奉除騎射技藝緊要天下通行學習外其餘各陣演習諸般上司不同直省大員悉心斟酌應如何操練用何器械詳悉定議奏聞令各省永遠遵行接任官員不得擅自更改倘有未行應行變通之處著具題請旨如此則兵丁各精其業且使一省之中彼此畫一將來或有調遣會集之處亦可相資爲用於訓練營伍大有裨益欽此

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上諭舊例執纛俱用左手今年少兵丁不知此例乃用右手執之將此旨應行傳示之處遍行傳知令記檔案再各省滿洲駐防將軍處亦遍著行知令記檔案欽此

雍正八年正月十二日

上諭京城佐領越旗移置者甚多因命大臣等均勻派定外省駐防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亦有隨京城佐領越旗移置者其移置之旗人丁既多則移出之旗人丁必少是以人丁數目不均如何令其不致移動之處著八旗大臣等會議具奏欽此

雍正八年三月初十日

上諭凡在京年老辭職之旗員內有在行間效力年久者於辭職具奏之日朕悉閱看有應加恩者朕即加以恩施嗣後各省駐防處官員內有在行間效力年久之人因年老

辭職具呈者著該將軍等於具奏之時將伊食俸餉之年次在行間效力行走之處聲明咨送兵部奏聞俟朕閱看有應加恩者加以恩施現今因年老辭職之鑲紅旗協領騰達子亦屬武職內效力之員著以原品休致給以半俸終身欽此

雍正八年七月初五日

上諭武藝者乃滿洲之根本要務八旗管轄兵丁之大臣官員理宜操練武藝習勞苦耐寒暑以及疾趨超距撲跌等技近觀大臣官員侍衛等值班俱不親佩腰刀令家人措攜及至紫禁城內方行親佩似此一味偷安怠不操練

習勞苦成何道理即如伍達納係由盛京兵丁選取侍衛之人差往打牲烏拉地方逃居一載遂至跟轎一班即喘息不能行走來文原在執事人內行走曾經服習勞苦之人今年僅五旬竟不能跟轎哈岱在侍衛執事人內行走多年出征隨圍俱經身歷至跟轎一班亦不能行走此皆自圖安逸之所致也大臣官員若不於平素閒服習勞苦倘至緊要處不能爭先將使兵丁竟捨伊等前進乎抑停留等待乎且至彼時力不能支即懷奮勇之心亦屬無用若此何能使兵丁精銳耶從前

聖祖時常行圍眾人得以學習技勇未致廢棄俱能服習勞

告及朕即位仰思

皇考付託之重八年以來勵精圖治未及巡幸郊外近觀武職大臣侍衛官員兵丁漸不及前若不嚴令學習勢必流於不堪任用嗣後八旗武職大臣官員及各省駐防之武職大臣官員年未至五十五歲者勒限半年令各奮力學習一切技勇若仍有自圖安逸不肯學習稍有所勞即至汗流不止一遇寒冷臂指拘攣不能張弓毫無技藝不耐勞苦者或經朕調來引見或經朕行幸時查出必重加懲治責革照違旨例治罪斷不寬宥彼時莫怨朕不預先曉諭也如有學而不能者准其告退將此通行八旗並各省

駐防武職大臣侍衛官員等知之欽此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上諭各省駐防兵丁生齒日繁現今餘丁甚多若聽其閒居即無從學習技勇而定額錢糧亦難以養贍家口著交與各處將軍於滿洲餘兵內擇其能騎射可供驅使者額設兵丁之外添設若干名並作何給與錢糧操練技勇之處著悉妥議具奏欽此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諭朕因各省駐防兵丁技勇多屬生疏營伍亦覺廢弛所養馬匹多不足額其中漢軍爲尤甚已於今年八月間先

行曉諭申飭俟明年春月各差科道等官前往查看倘仍不悛改嚴加議處朕思營伍廢弛兵丁怠惰之習若該管官員等果能實心整頓訓練數月之內卽可改除惟是馬匹不敷額數若責令一時購買足額或至馬價昂貴兵丁力量艱難況於南方諸省平時既難餧養而一時急切買補又較難於北方著該將軍等酌量稍爲變通現養幾匹其所少者存價於官一有調遣卽可購買應用不致遲悞公事此朕格外體恤之特恩若再奉行不力一經查出弁兵等俱不寬貸欽此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上諭朕覽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爲彝以虜爲鹵等字樣闕之殊不可解揣其意蓋妄爲觸本朝之忌諱曰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義而不敬之甚者也夫中外地所晝之境也上下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中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內而直隸各省之臣民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納供之異域遐方莫不遵親奉以爲主乃復追溯開創帝業之地目爲外夷以爲宜諱於文

字之間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謬已極哉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聖帝而孟子以爲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爲周之臣亦以文王爲夷然則夷之字義不過方域之名目古聖賢不以爲諱也明矣至以虜之一字加之本朝尤爲錯謬漢書註云生得曰虜爲生得其人以索貫而拘之也敵國分隔互相詆誹北人以南爲島夷南人以北爲索虜漢唐宋元時擾烽不息每於不能臣服之國反以爲虜我滿洲住東海之濱並非胡人亦從未被虜若言東夷之人則可況今普天之下率土皆臣雖窮邊遠徼我朝猶不忍以虜

視之惟準噶爾背天逆命自棄於王化之外或可呼之為胡虜耳至若

王師入關漢人順命心悅誠服而為臣子在本朝雖不忍以漢人為虜而律以生得之義漢人實乃本朝之虜也乃轉以本朝為虜而諱言之豈獨昧於大義並字義亦失之不亦謬乎總之帝王之承天御宇中外一家也上下一體也君臣父子之分也分定於天也尊親忠孝之情根於性也未聞臣子之於君父合體同心猶可以絲毫形跡相岐視者也我朝正位建極百年於茲矣

祖宗相承功德隆盛迨

世祖章皇帝入撫中夏救斯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仁心仁政洋溢中國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中國之聖主自堯舜以來能倫比者幾幾朕以涼德纘承統緒勤求治理勉效

祖考誠未能跂及萬一然十載之秉公矢誠朗如天日滿漢蒙古並無歧視此心久為臣民所共曉矣夫滿漢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也文移字跡未便混同初非留此以為中外之分別乃昧於君臣之義者不體

列聖撫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猶泥滿漢之形跡於文藝

記載開刪改夷虜諸字以避忌諱將以此爲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侮慢大不敬之罪而不可逭矣此皆始作之大奸大逆譏訓之辭後人目之而不覺溢夫安識至於如此朕於大義覺迷錄中曾經詳細開導實憫天下士民無知而自蹈於大罪想天下士民今已深悉茲見書籍避忌之謬妄重爲反覆曉諭嗣後臨文作字及刊刻書籍如仍蹈前轍將此等字樣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各省督撫學政有司欽遵張掛告示窮鄉僻壤咸使聞知其從前書籍若一概責令塡補更換恐卷帙繁多或有遺漏而不肖官吏遂借不遵功令之名致滋擾

衆著一併曉諭有情願填補更換者聽其自爲之欽此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上諭據往莊浪等處八旗查閱兵丁之護軍統領衣蘭泰奏稱涼州莊浪等處八旗兵丁騎射人人勤習俱已嫻熟悉能清語其雄縣兵丁五十名內射箭優者一半甚嫻熟者一半去年因雄縣兵丁騎射不堪不能清語奉旨將該管協領圖克禪防禦沙渾沙爾圖革職調於彼處枷號其員缺特行揀選令其訓練兵丁等皆知皇上因伊等庸劣將官長治罪者無非欲伊等上進之意是以人人感懼奮勉力學今皆至於嫻熟等語將此通行各省將軍大臣等循

爲曉諭俾各該管官兵人人俱知照此黽勉兵丁等世受
國家豢養之恩人人勤於當差熟習騎射技藝清語以圖
報效該管大臣官員盡心管教使之上進俱係職分當爲
之事若不知互相黽勉只圖安逸疏忽怠玩日流而下漸
至不堪勢必俱獲罪戾如雄縣兵丁騎射不堪不能清語
朕將該管官員治罪另派官員訓練因而人人勤學一年
之間遂至於善如果上下互相勉勵何所不能但患不勤
耳昔
太宗皇帝訓有云管兵之人宜率眾勤習騎射技藝若不預
行學習一旦行軍將何以戰丈夫技藝無過騎射畜自飛

之鷹亦可搏雉調不語之犬無有不馴此眞

至聖之論凡屬管轄之任者俱宜盡心不時勸誨俾勤習一

應技藝兵丁等人人醒悟勤於學習不久自然熟練何患

不能將軍大臣等如不勤加訓練管轄疏忽致兵丁不行

學習技藝生疏撫躬自問是誠何心若止合無知惡少一

時之鄙見而不討及國家關係之重大甯不有負大臣官

員之任乎倘後仍有似此疏忽不勤加教訓訓練者朕必

將該管將軍大臣等治罪爲衆人鑒戒斷不姑恕欽此

乾隆三年六月初七日

上諭從前

皇祖聖祖仁皇帝時以陣亡士卒之妻孀居無所依靠
遠給食一半俸餉今八旗鰥寡人等內無子嗣無奴僕並
無錢糧可以依賴為生者俱經加恩給與養贍錢糧但陣
亡人等妻室伊等之夫為國捐軀而伊等又能貞節自矢
情實可憫理應優恤著交與八旗將陣亡人等妻室內除
有子嗣當差或有奴僕食糧尚可倚賴為生者毋庸置議
外其無子嗣或子嗣稚幼又無家人並無錢糧可依賴為
生者查明伊夫原係職官給食原品官一半俸祿米石如
原係兵丁給食一半錢糧米石俾其終身永遠沾恩若陣
亡之人無妻室其父母別無子嗣別無錢糧可以依賴為

生者亦照此例俾其終身承受食一半俸餉以示朕優恤爲國報效不惜身命盡力騎射人等之至意欽此

乾隆十二年

諭近聞各省駐防旗人等數世同居一城或有協領佐領等官與其所屬兵丁內因係親友以致諸凡與附不免有瞻徇情弊等語果如此可乎從前派滿洲官兵駐防外省者原因我滿洲習氣純樸技藝精嫻行走便捷俾綠營官兵視爲表率之意先以各該城之協領叅領等大員之缺往往由京城補放遣往後因伊等駐防各該省年久人數衆多其應陞員缺仍由京補放遣往恐礙伊等陞路是以

皆由本省應補人員內揀選補授者甚多此皆朕體恤駐防官兵之深恩尤當體副朕擢用深心遵守滿洲舊習所屬人等勤加演習技藝秉公訓導管轄將此著傳諭駐防旗員兵丁各省將軍大臣等均各嚴飭該管協領叅領佐領等知悉將此等惡習者令痛改至各省以旗分佐領互相調放亦無不可大臣等亦當留心查覈經朕降此旨後若仍不悛改其協領等大員之缺朕必以別省官員調補將此通行曉諭知悉欽此

乾隆十五年閏五月十五日

上諭據鑲黃旗滿洲旗分奏豐爾根之副都統謨爾泰呈請

將伊子帶往任所等語但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旗員等並非辦理地方事務之文職大臣官員等可比嗣後伊等子弟內如有已及年歲情願帶往隨任者皆聽其自便該旗不必奏請欽此

乾隆十七年

上諭騎射國語乃滿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務朕今歲校閱京城世爵其步箭尚可觀及人材英俊者已施恩選取侍衛並分在各處令其學習行走其射箭甚劣不堪教化者察明革職別行承襲至各省駐防亦皆有世爵若不教訓騎射國語伊等近於素餐自暇自逸必致學爲不善者各省

將軍都統等將伊不時教導務令騎射優嫻國語純熟如
有教訓不化騎射甚劣者該將軍都統等即指名叅奏革
職別行承襲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上諭滿洲風氣素本純厚皆秉忠義之性向不知書籍自我
國寰宇一統始習漢書
皇祖聖祖仁皇帝特軫念不識漢字之人使之博古有益身
心是以繙譯經文四書通鑑等書刊刻頒行茲查不肖之
徒並不繙譯正書反將水滸西廂記等古詞繙出導人於
不善相傳習閱甚有不通漢文者並將小說亦照漢字之

音以單清字音出互相傳看者此等荒誕之書不惟無益而流移滿洲風氣亦皆由此如愚民惑於邪教比昵匪人大半亦因看視此等荒誕書籍之故實有關於滿洲舊習不可不嚴行飭禁著交八旗大臣及東三省將軍各駐防等處將軍大臣等除舉官繙譯刊刻舊有繙譯三國外有私行繙譯清字小說俱著嚴行查禁現有者搜獲焚燒並交步軍統領將租賣此等之書亦著嚴加禁止將現有板片盡數銷毁勿得存剩倘有不盡心查察無知之人匿藏一經查出惟該大臣等是問欽此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

上諭各省駐防兵丁不准在外私買田產有病故者其骸骨及寡妻仍令各回本旗此定例也朕思國家承平日久在內外俱已相安一體若仍照例辦理則在外當差者轉以駐防爲傳舍未免心懷瞻顧不圖久遠之計而咨送給經亦覺紛煩地方官頗以爲累嗣後駐防兵丁著加恩准其在外置立產業病故後即著在各該處所埋葬其寡婦停其送京但該處情形不同兵丁內有無力置地營葬者亦未可定著該將軍都統等酌動公項置買地畝以爲無力置地窮兵公葬之用再向來此等駐防兵丁有患病事故呈請回京到京後復挑選差使者甚屬無謂今既准其在

外置產安塋所有呈請回京之例著停止著爲例欽此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

上諭各省將軍等遇有陞遷調補及緣事離任其本城副都統內有在任年深者即令署理將軍印務如到任年分相同無可區別者仍著論翼署理將此永著爲例欽此

上諭各省協領若於軍政案內卓異引見其年滿時毋庸送部即以卓異引見之日起扣滿六年再行送部引見欽此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

上諭各省駐防協領六年任滿並無事故者各該將軍大臣等秉公考察出具考語咨送赴部兵部再加考驗帶領引見

見恭候欽定記名遇有應行開列陞用之處除將銜察之
員照例開列外將記名之員另行繕摺隨本進呈欽此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

上諭駐防協領佐領防禦缺出該將軍都統副都統將應陞
人員揀選擬定正陪送部轉咨該旗帶領引見擬陪之員
若奉旨記名者回本處後遇有佐領防禦缺出即行坐補
隨時咨報部旗仍於年底彙奏至以協領記名之員於應
行坐補時驗隸年力衰老行走變改等項事故方准專摺
奏補倘平日不行查覈至將年力衰老行走遲前之員坐
補將該管大臣查議欽此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

上諭據塔永甯奏地方官有將公項銀兩詳明交商生息爲書院義學等項經費者雖事屬因公易啟官商勾結之漸請嗣後各省凡有以息作本營運生息之案非經奏明交商領運者永行禁止等語營運生息之名本非政體所應有是以直省營伍雖藉以賞卹兵丁而終爲權宜徒以事屬久行欲罷不能非朕本意前已降旨將八旗生息銀兩即行停罷門鹽務餘款充賞至綠旗兵眾用繁倘一概議停生息而不籌一經久充賞之策或至因噎廢食著傳諭該督撫等各就本省情形悉心籌畫詳議具奏到日候朕

再降諭旨拊內所奏書院義學諸費地方官自行交商生息一事乃其節目之小者然有司陋習相仍其中不無借肥私槖情弊即應一併定議飭禁以防濫觴欽此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

上諭前因外省將軍提鎮有表率營伍之責出則乘輿恐致狃於便安是以特行禁止其有年逾七十者准自行奏聞請旨近聞將軍提督等有因公赴京遇地方向無馬匹之處或未免拘泥難行且於本處偶值天雨不能乘騎時亦屬須爲區別嗣後有似此者俱著准其乘輿但不得因有是旨輒任意乘用及役使兵丁有乖營制欽此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

上諭八旗滿洲蒙古皆各有姓氏乃歷年既久多有棄置本姓沿漢習者即如牛呼魯氏或妄稱為郎姓即使指上一字為稱亦當曰牛豈可直稱為郎同於漢姓乎姓氏者乃滿洲之根本所關甚為緊要今若不行整飭因循日久必致各將本姓遺忘不復有知者著將此交八旗各省嗣後引見人員俱將姓氏繕寫綠頭牌面仍勒限一年如一年後經朕詢問仍有不能對答者斷乎不可必將該管大臣一併治罪再挑選秀女時亦一體遵照各將姓氏繕寫綠頭牌並將此通行曉諭欽此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上諭外省大計八法官員均關澄叙大典內如有貪酷二欵既有實跡倒應特疏題叅另行審結其年老有疾罷軟無爲才力不及等欵尚屬見聞所共知至不謹浮躁官員向來叅本內俱未將其何事不謹何事浮躁一一聲叙此內或有公事本屬無悞而節目偶爾凋疎才具尚可有爲而氣質不無粗率此等人員其材未必不堪造就上官不能舍短取長但以意見不能相洽遂概登之白簡固屬可惜甚或該員平日本有敗檢踰閑而該督撫意存贍狥僅予避重就輕轉借此爲周旋劣員捷徑者均非整飭官方之

議調後三年計典內如有不謹浮躁等官俱着確案實跡詳悉登注不得籠統恭劾以昭慎重著為令欽此抄出到部查文武事同一例嗣後凡遇武職軍政之年如有不謹浮躁等官遵奉

諭旨辦理可也欽此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奉

上諭秦蕙田等進呈磨勘順天等五省鄉試試卷所有發出應行處分各卷頗見詳慎均交部照例辦理惟試卷有詞意紕繆之甚者於文風士習殊有關係即今日召入諸大臣及磨勘大臣誰無司衡之任不得不為明切宣示俾知

共知之制義一道代聖賢立言務在析衷傳註理明辭達爲尚前因士子多喜爲剽竊蹐駁之詞不惜再三訓諭俾以清眞雅正爲宗並選定四書文頒賜內簾令考官知所程式乃今科順天鄉試中式第四名邊嚮禧文內竟有飲君心於江海之語揆其命意不過如飲和食德常言耳而蕪鄙雜湊遂至不成文義此豈字句小疵可比雖不宜以一語擯棄亦何至濫厠前茅若他卷尋常舛謬正不可悉數蓋由典試事者不能別裁僞體而所好或涉新奇士子揣摩效尤不知隨入惡道此病自有科目以來皆所不免唐時韓愈以試文類於俳優爲恥且甚其詞曰人笑之則

以爲舊人學之則以爲憂可見有司尺度一不足憑深爲取士之累然其毅然以道自任倘思廻狂瀾於旣倒況大臣等將文學侍從甄拔羣材而可不秉經樹則端後進之趨向乎有明決科之文流派不得純正但如歸有光黃淳耀數人皆能以古文爲時文至今具可師法國朝人文蔚興前如熊伯龍後似李光地輩並根據理要而體裁自見陶整至若張照等步趨李光地亦知彷彿先民矩矱雖所諳不深要尙不失於正玆因抽閱試卷特降旨明白宣諭使衡文作文者咸以正風尙厚人心爲務愈見前此勅部定例磨勘裨益宏多又非直爲屏斥具文起見也將此通

諭中外其明體朕意仍將此旨錄於至公堂俾嗣後司文
者知所驚惕欽此

乾隆二十七年

諭各省駐防將軍品階列在總督之上地方雖非專屬而尊
卑異等相見自有一定之儀載在會典遵行已久陝西一
省地方各屬接見將軍並不照接見督撫之例甚非政體
國家於省會分駐重兵將軍職司統轄有司不循禮節匪
獨體貌攸關在官必生文武之嫌在下易滋兵民之釁不
可不深防其漸著通諭各省俾知恪遵定制毋得稍逾以

命將軍總督班次因將軍銜大俱在總督前此定例也

且總督本兼銜者理應如此若經加恩兼銜者其班次即

當照新銜序定即如尹繼善兼銜御前大臣高晉兼內大

臣其銜俱在將軍上自應在將軍前列嗣後有朕加恩兼

銜者其班次俱照此前列永著為例欽此

乾隆二十九年四月

上諭前因各省將軍都統等所轄弁兵濫行差遣及私事隨

帶役使護擬行例行經前定額數旋以該弁等往來道途

遠離職役或致貽誤因降旨飭行禁今據大學士

尹繼善奏稱將軍督撫等來京陛見所帶官門僕從所不

能到若無有職人員供其使令亦多未便嗣後仍著照原
定額歛酌帶給用但不得任意多派致地方營伍廢弛著
通諭各將軍都統督撫提鎮等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

上諭各省將軍向例不戴花翎必俟特賞方准戴用但提督
尚有賞給花翎者將軍有統轄一省職任向宜戴翎不必
俟賞給後方行戴用嗣後補授外省之將軍原無翎者即
准其戴翎著為令欽此

乾隆四十三年

上諭內外旗員患病該管大臣委員確驗酌量給以假期總

不得過六箇月之限如六箇月仍未痊愈有職任者開缺如係世職將俸祿停止俟病痊之日有世職者俱呈該旗都統驗旗營差行走自當差之日起支俸無俸職者俱候缺補用其內外世職官因病告假如過六箇月之限仍照例停俸至一年後調養未愈不能當差令該管大臣查驗實在情形如果殘廢即應開缺將應襲之人另請承襲如無應襲之人該管大臣奏明請旨辦理至額外食俸官員亦照此例定限有逾限不痊者即行停俸俟病痊之日仍在原衙門行走倘無疾揑稱有疾呈報者將本官降一級調用驗看官罰俸一年出咨之該管官罰俸六箇月欽此

乾隆四十三年

上諭各省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所轄三品旗員降一級調用者遇有本處駐防四品官缺出擬補降二級調用者遇有本處駐防五品官缺出擬補降三級調用者遇有本處駐防六品官缺出擬補其駐防四品旗員降一級二級調用者與駐防三品旗員降二級三級調用之例同駐防五品旗員降一級調用者與駐防四品旗員降二級調用之例同武弁駐防降調人員該將軍都統副都統俟咨送應陞人員引見時將降調人員聲明降調緣由一併咨送該旗列名於應陞人員之後帶領引見其廣東福建四川甘

照等送省降調旗員引見一次未補俟過半年後遇有缺出該將軍等聲明未補情由出具考語具奏與應陞人員一併咨送該旗列名於應陞人員之後帶領引見恭候欽定近省降調旗員引見一次未補俟過半年後遇有缺出仍照初次咨送該旗帶領引見如未經補用俟再過半年後遇有缺出該將軍等聲明未補情由出具考語具奏與應陞人員一併咨送該旗列名於應陞人員之後帶領引見恭候欽定至駐防三品旗員降至四級以下調用四品旗員降至三級以下調用五品旗員降至二級以下調用者在外無缺可補停其補用若身有世職仍在世職隨該

處行走如是由京補放之員降至七品在外無缺可補情願來京者准其以七品城門吏擬補駐防旗員降級應補驍騎校者不論省分遠近該將軍等俟咨送應補人員隨時聲明降調情由一併咨送該旗列名於正陪人員之後帶領引見如未經補用俟第二次驍騎校缺出將擬陪記名之人坐補後至第三次缺出再行聲明未補情由咨送該旗列名於正陪人員之後帶領引見恭候錄用駐防降調旗員遠省引見二次近省引見三次未經補放者停其再行來京引見俱按所降之級令其原品休致其駐防降調以驍騎校用者至第三次引見未蒙補放亦即照所降

之級令其休致欽此

乾隆四十三年

上諭各省駐防平等行走之筆帖式六年俸滿其通曉清漢文義者該將軍等保題聽吏部分别補用外其不通曉清漢文義並不能遷移來京情願守候本處武職者於歷俸年滿後該將軍等出具考語咨送兵部帶領引見准其記名後遇有本處本翼驍騎校缺出俟領催等用過三缺之後補用一員至筆帖式由兵丁考取後仍與該處官兵一體練習騎射如果行走勤慎辦事好弓馬嫻熟者三年俸滿遇有應陞驍騎校缺出即與領催等一體揀選照保送

驍騎校之例送京引見補放此內有曾經出兵効力者仍
令該將軍等照舊酌量與記名領催一體陞用如辦事平
常弓馬不堪者於年滿時不准改補武職即行咨部開缺
年滿記名後行走平常即將記名之處咨部註銷欽此

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上諭看來各省揀放佐領等官送京引見只送一人並無擬
陪之人其查哈爾旗分放佐領等官俱送擬正擬陪之人
引見並不畫一而防禦以上俱係大員一缺僅送一人引
見於理不合自當更定著兵部行文各省將軍都統嗣後
補放協領佐領防禦等官俱著揀送擬正擬陪之人引見

朕將擬正之人補放其擬陪之人可否准其記名臨時降旨伊犂烏魯木齊俱係邊疆途遠補放此等官員仍照舊例辦理欽此

乾隆四十三年

上諭各省駐防嗣後協領兼管佐領務須各翼各旗更調不得兼管本旗佐領再京師八旗叅領內有管本甲喇佐領者亦應更調著交八旗將現管本甲喇者卽行調補別甲例著永遠爲例欽此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

上諭今日閱看鑲紅旗滿洲承襲佐領宗譜見一誌內[illegible]

父子之名俱以齊字爲首又一支內所有人名俱以杜字爲首齊杜俱係漢人姓氏因循既久數傳後轉似伊等姓氏竟染漢人習氣除已經命名者毋庸更正外嗣後滿洲等命名斷不可似此數代同以一字爲首我滿洲原有姓氏何可忘本而改易漢姓耶將此通行曉諭八旗各省將軍副都統一體遵行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二日奉

上諭據興肇等奏六月十九日江水盛漲漫溢灌入荆州府之護城河所有東西北三門俱被淹浸沙市一帶至觀音寺泰山廟等處堤垸均有衝塌現在督同地方官設法防

護一面知會督撫等語前據舒常奏鍾祥等四縣垸田灘地均有衝漫已批交該督撫親往查看有實係成災者即善爲撫卹今據興肇等所奏此次江水盛漲漫溢之處著傳諭舒常鄭大進務即督率所屬實力撫綏加意賑卹毋使貧民稍有失所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仍將如何查辦緣由迅速覆奏並諭興肇等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奉

上諭國家設兵衛民簡核軍實期於行伍整齊兵額充足如兵丁等紅白事件從前設有生息惠濟銀兩以資賞卹後因生息各色有關國體特飭停止昨據阿桂等奏陝甘添

兵案內籌及賞卹聲請酌復惠濟銀兩朕以國家賞兵之資藉商生息支給究屬非宜已傳諭阿桂等令其動用正項開銷矣茲袁守侗海祿前赴行在令軍機大臣傳旨詢問直隸雲南支銷款項據稱直隸裁扣公糧銀二萬兩雲南裁扣公糧銀一萬六千餘兩以備賞用等語看來各省大都如此兵丁紅白銀兩原係加惠營伍格外施恩因此裁扣名糧致兵額不足殊非核實營伍之道況今戶部帑項豐盈各省藩庫積存充裕即現在京營添兵四千九百餘名其馬步糧餉合之各省兵丁賞卹紅白銀兩約算歲支尚不及百萬國家何靳此費不令開銷正帑而各省乃

紛紛栽扣名糧又且請復生息甚無謂也朕臨御四十六
年以來惟恐事敬
天勤民為念凡三次普免天下地丁錢糧兩次普蠲各省漕
糧以及遇災卽賑總計何啻萬萬又並未加增賦稅仰荷
上蒼默佑開拓邊陲府藏殷實國用充饒朕又豈肯稍存靳
惜致令有司開聚斂尅扣之端乎所有各省營伍賞䘏兵
丁紅白銀兩自乾隆四十七年為始俱着於正項支給造
冊報部核銷至各省提鎮以下武職員弁俱有應得坐糧
馬乾等項前於六月內業經降旨通諭各省督撫將各該
省武職所得公項逐一查明覆奏俟奏報到齊令軍機大

應會同該部核辦照文員之例議給養廉其所扣兵餉節
可挑補實額核計添給養廉歲支亦不及二百萬兩官員
仰無掯据而各省又增添兵丁於營伍大有裨益朕御極
之初戸部庫項不過三千萬兩今已增至七千餘萬復有
何不足而不加惠天下散財以得民乎所有辦理添補兵
額紅白郵賞銀兩及各糧裁添養廉緣由明晰曉諭中外
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

上諭向來各省駐防滿洲巳安居百有餘年京城並無伊等
近族而京城滿洲生齒日繁若准其進京無以爲生反爲

無益是以概不准來京自開闢新疆分派官兵前往駐劄以來在京滿洲陸續駐防各省者甚多此內亦有派往駐防時因子弟在京當差仍留在京者如伊在駐防處年老退休並無依倚之人卽不免失所朕心深為不忍嗣後各省新派駐防人員內如有年老退休實無依倚之人京中尚有子嗣意欲就養者著該處將軍等查明令其回京就養但一概由官辦理回京則不願在彼之人不無藉端皆欲回京反非朕愛惜旗人之意其年老退休欲回京就養者著令自備資斧來京不必官為辦理著為令欽此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奉

上諭圖桑阿陳淮奏六月二十日荊江夏汛泛漲隨督同地方文武員弁將護城各隄隄塍加築搶修各城門下閘堵閉分段照料詎酉刻隄塍潰決江水直逼城下冲開西北兩門滿漢兩城文武衙署兵民房屋以及倉庫監獄俱被淹沒兵民多赴城上及屋頂樹上逃生其奔走不及者多被淹斃經陳淮飭令隨身家丁紮筏渡赴沙市招募船隻圖桑阿亦動項雇船分救滿漢兩城人口赴城上搭棚棲止現酌動府倉南米散給撫卹其駐防綠營兵丁俱照例借給一月口糧監犯現查獲三十八名其餘五十名是否淹斃或私逃上緊查究及隨陳淮辦事之州同婁業燿被冲無

蹤至二十三日水勢稍平陳淮現在荊州親身督查候辦有頭緒方可回省等語荊州因江水泛漲潰決隄塍致滿漢兩城均被淹浸兵民四散逃避其奔走不及者即被淹斃情狀聞之惕然惻然幸而陳淮因往長陽查災回省適至荊州伊係藩司呼應較靈得以招募船隻分救兩城人口並酌動府倉散給兵民得資接濟該司此時自應在彼親身督查此次荊州被淹情形甚重姜晟一得陳淮稟報自己起身前往舒常目下亦當回任並著馳往該處會同詳細查辦加意撫䘏一面奏聞一面動給勿使兵民失所但該處隄塍興修未久荊州前曾被水其淹浸情形並未

聞知此之重此次潰決兩城均被淹浸雖係大江夏漲泛
漲究由隄塍不固被水潰決所致除交軍機大臣詳查具
奏外著傳諭舒常等即將所決隄工係何年何人承修因
何工程不固以致潰決隄身處查明據實參奏至州同裘
業耀隨同陳淮辦事派在西門督夫閉閘致被冲漂該
員係因公淹斃殊堪憫惻著該督等即咨部照陣亡例議
卹其駐防及地方官各員內如有淹斃者亦屬可憫並著
該督等會同該將軍查明一併咨部量予優卹至監犯現
據下落者固應上緊查明分別覈辦其現已查獲之三十
八名如係當時救出另行監禁者自應仍照本案辦理如

俗藐水得生自行投到者尚爲守法即應照其本罪量予減等仍著該督等將現在查辦情形各行迅速覆奏以慰廑念欽此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五日奉

上諭據圖桑阿陳淮奏荊江夏汛泛漲潰決隄塍將府城及滿城全行淹浸已有旨令舒常姜晟趕赴該處詳細查辦矣此次荊州被淹情形較重所傷人口必多朕披閱奏摺爲之惕然惻然該督撫到彼後務宜詳細查明加意撫卹一面奏聞一面動給俾資接濟不可諱飾致兵民稍有失所至水所淹浸既在城郭地方或於田禾尚可無妨並

著該督等逐加履勘如亦有被淹損傷之處即一併妥爲撫卹據實具奏再閱圖桑阿等摺內稱隄塍潰決時衝開西北兩門水遂入城等語以所奏情形而論隄應在江之南而府城又應在隄之南乃輿圖並一統志圖內荆州府城又繪在江之北與所奏情形不符並著該督等即將荆江在府城何方相距遠近若干隄塍在何處潰決詳細繪圖貼說呈覽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仍著將如何妥籌撫卹情形迅速據實覆奏以慰廑注欽此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七日奉

上諭前據圖桑阿陳往奏荆江泛漲府城被水衝淹已屢諭

舒常等親往查勘妥爲撫䘏矣其摺內稱酉刻隄塍潰決江水直逼城下遂將西北兩門沖開等語前此荊州被水時水勢亦嘗至城下當將城門關閉用土囤塞城內並未衝入此次水淹府城若係沖塌城垣而入尚可諉爲人力難施今水逼城下沖開西北兩門自由城門並未囤土辦理不善所致至隄塍各工尤爲禦水而設本日據軍機大臣查奏四十四六兩年荊州兩次被水俱曾借項興修隄塍用銀七萬餘兩及四萬餘兩不等分年於各業戶名下徵還該處隄工因倒歸民修向無保固督撫等既不慎選揀派妥員辦理而承辦之員又以此項工程係動用民力

難不認真稽察以省帑工程何有草率浮冒情弊何況
異漲之工官員等從中侵蝕浮開尤屬事之所有以致隄
岸不克鞏固屢被冲決而此次被淹情形尤重著傳諭該
督等務遵前旨即將現冲隄工係何員承修查明嚴參著
請以示懲儆至該處被淹兵民情狀可憫該督等務當遵
照節次諭旨詳晰查明加意撫卹所有此次撫卹被災各
戶口以及修理隄工城垣倉厫監獄並兵民房屋除官員
衙署可以分年俟廉修補外其餘共需用銀若干之處並
著該督等即通盤約估大概先行具奏若錢糧不敷又可
遵撥截漕等務當親加履勘切實估計不得一任屬員藉

詳報預爲俾得地步也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將查辦情形迅速覆奏以慰廑注欽此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旨前據圖桑阿陳雅奏荊州江水泛漲隄塍潰決以致府

城及滿城均被淹浸覽之惻然惕然已屢有旨諭令舒常

等趲程前往詳晰查明妥辦撫䘏矣看來荊州被淹情形

甚重本日又據圖桑阿奏該處城垣四十四六兩年曾兩

次被淹城垣本不堅固此次被淹更重等語荊州城垣既

兩次水淹此次因沖開西北兩門水直入城內水深一

丈數尺雖漸次消落而城垣經此一番淹浸甚堪必至頹

動閃雖亦須另行修建朕意該處城垣屢被水浸自因江水頂衝之故而城內水至丈餘其地勢亦必低下可知但該處為古來重鎮近乃屢被淹浸殊非捍衛久安之道或江路有所遷移乎茲既另需修建何必與水爭地莫若擇一迤勢較高及非頂衝之處酌量移建庶可一勞永逸若該府民人安土重遷或難改徙不妨將城垣衙署酌移高阜處所收小改建亦無不可至該處城工既需另建而衙署倉廒監獄以及駐防官兵房屋一切立被水淹均須查明分別修造其被災人口尤應亟行撫卹需費浩繁該省藩庫所存銀兩必不敷用著於戶部庫內動撥銀二百萬

內並派戶部司員二人每人管解銀一百萬兩徑送荊州應用並著沿途各該督撫速備人夫車馱量省著派梁肯堂河南著派景安湖北著派李天培各派出道府營員一體護送以期迅速解到至此次荊州城垣可否改建及何可因舊朕不能懸度及一切撫卹事宜所關甚鉅恐舒常一人之見識未能周到阿桂歷經委任自能善體朕意籌度於工程亦爲諳習著派令由驛前往勘辦所有城工應否改建及如何籌辦毋致再被水淹之處著派阿桂會同舒常定議具奏改與不改阿桂定之其料估城垣倉廒及隄防官兵房間等項工程著交德成核實估計具奏阿桂

德成接奉諭旨即迅速起程前往不必前赴行在請訓其
餘俟朕細思續有指示辦理之處即行由驛陸續寄至
阿桂到彼當詳細籌勘妥協辦理不必泥於前旨以副
朕務公兵民保障久遠至意其留京事務著納克托代辦
欽此
上諭又一道本日據圖桑阿奏荆州城垣四十四六兩年曾
兩次被淹城垣本不堅固此次被淹尤重等語荆州城垣
前經兩被水淹而此次水冲入城被淹尤重基地必至鬆
動閂雖若僅間段黏修仍不能復資鞏固自須另行築建
但荆州為古來重鎮城猶是城江猶是江何以從古俱未

間有被淹之事而本朝百餘年亦未聞此事乃十年之間四十四四十六及本年三被淹浸而此次江水直至沖入城內是否因江流又有遷移竄逼城垣以致頂衝受患著阿桂到彼務宜會同舒常親加履勘並留心訪問將近年江水有無遷徙情形據實查明具奏該處城垣既須另建若仍在舊有基址建築所省無多而與水爭地將來或仍有潰決兵民被淹成何事體自宜另度形勢選擇離江稍遠高阜之區另爲移建但是否果有其地然亦難以臆度且該處地方富庶或人民世居其處未免安土重遷有礙於移建之勢則又宜酌量情形將城垣收小讓出低窪之

處不必與水爭地俾免受淹浸城垣既行收小滿漢兩城
兵丁居民人等衆多恐不能容納朕意該處城垣若可移
建究以移建爲是但朕遠在數千里之外無從懸揣總在
阿桂到彼與舒常會同詳悉揆度通盤籌畫期於一勞永
逸亦不必泥於遵旨德成止諳習估計工程於察看大局
形勢非其所長且德成向與阿桂齟齬若令會辦恐轉致
掣肘所有酌量改建城垣一事竟著交與阿桂會同舒常
詳悉定議德成毋庸攙置一詞其估計城垣及駐防官兵
房屋一切工程則專交德成核實確估以專責成再該處
隄塍修理未久如果工程堅實何至屢被水沖自因該工

任係民修承辦之員並不認眞妥辦佐雜者皆草率從事甚或侵漁入已均屬事所必有前已有旨交舒常等查明嚴參恐該督等意存迴護或仍令地方官揑稟以所修隄塍已被冲潰無從查考爲詞希圖朦混朕思隄塍道遍綿亘蹤被水冲潰斷無全行冲去之理卽被冲處所亦必有基址可驗德成於賫工一事尚屬認眞明白著阿桂會同該侍郎逐一親加驗看如有工程草率及偷減情弊卽分別嚴參著賠又城門被水冲入必係城門內未經圍土辦理不善以致水入城內亦著阿桂一併查奏至荊州爲

聖帝君鎭守之地該處必有廟宇崇奉今城內水深丈餘

恐廟貌亦不免殘損如將來城垣應須移建自將舊有棟宇移在新城建蓋若城垣實難移建務須將原有廟宇重行修整俾輪奐一新以壯觀瞻而崇虔祀其倉庫衙署監獄駐防官兵房屋各工亦俟城垣定議後以次分別上緊修建但各處駐防滿城俱不過於省會及府城內築立界牆以爲限制此次荆州若欲改建滿城亦止須照西安杭州等式樣於府城內築牆爲界不必另立一城致滋糜費其駐防官兵等據圖桑阿奏請借給銀兩以爲建蓋房屋買立馬匹等用分年扣還等語現已降旨賞給但此次被災較重恐所賞銀兩之外尙有另當量爲撫卹之處業經

降旨令戶部撥庫銀二百萬兩解往備用阿桂可即於此項銀兩內撥出二三萬兩會同該將軍詳細查明如尚有應行安插撫䘏者即一面奏聞一面給發以副朕加意撫人有加無已至意至買馬一事另有旨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奉

上諭昨因圖桑阿奏荊州城垣四十四六兩年兩被水淹本不堅固此次被淹尤重等語因思該處城垣屢經淹浸或因江水遷移密邇頂衝之故且屢淹之後基址鬆浮自須計[illegible]何不選擇離江較遠高阜處所移建以期一勞永逸

阿桂歷經委任於大局形勢較爲諳習是以派令前往會同該督履勘定議具奏但阿桂到彼尚需時日舒常於二十六日自省起程計此時早抵荆州著將昨日及本日所降諭旨先行寄與舒常閱看令其先將該處城垣究竟應移與否之處詳悉籌勘不必等阿桂到彼即就所見據實迅速覆奏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欽此又奉

上諭昨因圖桑阿奏荆州城垣四十四六兩年曾兩次被淹城垣本不堅固此次被淹尤重等語恐該處城垣屢經淹浸基址鬆動閃裂必須建築已派阿桂前往會同舒常履勘是否可以酌量移建並詳細諭知矣但荆州爲古來重

舊城猶是城江猶是江何以從古俱未聞有被淹之事而
本朝百有餘年來亦未聞此等乃十年之間四十四六兩
年及本年三次淹浸而此次江水竟至沖入城內情形尤
重且閱輿圖志內荆州係在江北若果在江之北則水勢
應由西南兩門而入何以此次又繞至北門殊不可解是
否因近年江流又有遷移窩逼城垣以致頂衝受患是以
非思及該處城垣既需另建若仍舊基址與水爭地將來
或仍有潰決不成事體因令阿桂前往確勘再定但城垣
既移則衙署倉厫監獄等項概須搬移所費又恐不貲況
該處素稱富庶民人世居其處亦不免安土重遷雖百姓

願移與否尚可聽其自便而衙署等項亦可量爲收小然究恐需項浩繁朕意此次水勢雖冲入城旋即消退若文武大衙署並倉監等項不過稍爲浸濕或有房間尚好者或有基址未動者均易收拾而商賈民居不至蕩析又不如不移之省便第昨據圖桑阿奏滿城地基較高尚被淹浸則水勢雖由西北兩門而入其東南各門恐亦一律淹浸或文武大衙署並倉監等項基址全行泡壞與其於鬆浮之地亟行建蓋仍不堅固又不如擇一高阜處所收小移建之爲愈德成於工程尚爲熟諳著令其逐加詳勘並將該處城垣等工移與不移通盤估計孰爲減省據實具

奏此事朕在數千里之外無由懸揣因反覆思維究不能知移與不移孰於官民兩便朕實無成見阿桂歷經委任必能善體朕意惟在阿桂等到彼詳細察勘虛心採訪妥商具奏以期一勞永逸其荆州自本朝定鼎後曾否被水除交軍機大臣詳晰查奏外並著阿桂等到彼後一併查明具奏至隄塍原爲禦水而設若果隄工堅固不至潰決原不能逕至城垣與其挪移城垣而隄工不固或又冲決被淹豈不徒滋勞費若城可不移莫若將所省移城之費於修隄時並爲估計加高培厚認眞修築俾崇墉屹立亦足永資保障但該處隄塍興修未久何以即被水冲自因承

辦各員見該工例係民修從中偷減草率情弊顯然著同
桂德成務遵昨降諭旨到彼後親勘基址分別嚴參治罪
著賠至該處城垣無論移與不移但經此屢淹之後基址
必不能鞏固若僅間段黏修不久又虞損裂殊非長久之
計總當重行建蓋著交德成詳細察勘或將低窪之處讓
出或另加高培厚堅固建造以垂久遠將此由六百里再
行傳諭知之欽此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奉

上諭據阿桂奏前往荆州查勘應否改建城垣摺內稱向熟
習該處情形之人留心訪問閱得荆州府治對岸一帶向

有洩水之路八處近惟虎渡一處現在尚可洩水其餘七處湮久在遷廢江水分洩之路既少又沙市對岸有地名窖金灘向來祇係南岸小灘近來沙勢增長日加寬濶江流為其所逼漸次北趨所謂南漲北坍以致府城瀕江隄岸多被冲塌屢致淹浸其故或由於此此等語已於摺內批示荊州為古來重鎮城猶是城江猶是江何以從古俱未聞被淹之事而本朝百餘年來亦未聞此事乃十年之間四十四六及本年三被淹浸而此次江水竟至冲入城內朕即疑必因江流或有遷徙密邇城垣頂衝受患所致今據阿桂查詢荊州對岸洩水之路竟有七處湮塞而窖金

灘近復沙勢增長寬濶以致江流漸次北趨府城瀕江隄岸多被沖塌沈浸觀現在被水情形則阿桂所言竟是該處受病有由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地方官之漫不經心已可概見現在阿桂到彼尚需時日著傳諭舒常到彼先將荊州對岸一帶親加履勘是否實係該處洩水之路漸就淤塞窖金灘沙勢增長逼江北趨即行查明據實具圖貼說覆奏不得因失察於前又復迴護於後阿桂到後亦即行詳悉查明覆奏又據阿桂奏荊州城垣一切布置規模由來已久不便輕議更張即當查看地勢或於府城瀕江處所槩建礮嘴石垻之類逼溜南趨將窖金灘沙漸次

衡剛等語所見甚是荆州城垣若需移建則衙署倉廒監獄等項概須搬移所費不貲況該處素稱富庶民人世居其地亦不免安土重遷朕意若府地可以無需移建自以不移爲是昨已降旨傳諭阿桂到彼後務宜與舒常察看情形悉心籌酌若該處文武衙署並倉廒等項不過稍爲漫浮殘闕基址未動尚易收拾而商賈居民不致蕩析自可無庸將城垣移建即當於瀕江處所酌建石坝退溜南趨再於從前淺水故道擇其疏消得力易於修復者剷爲挑復並將窖金灘上挑挖引河俾府城不受水頂衝自可長期鞏固阿桂歷經委任諳悉形勢務與舒常酌籌盡善

因利乘便妥爲辦理總期一勞永逸方爲至善將此由六

百里各傳諭知之欽此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奉

上諭據舒常奏馳抵荊州查明被水情形一摺並據繪圖呈

覽詳閱圖內沿江隄工浸潰至二十餘處各寬十餘丈至

數十丈不等是此次荊州被淹較重實由隄塍不固所致

該處隄工於四十四四十六兩年被水後均曾借項興修

想渠工程辦因何致屢被漫決外官習氣不堪官工尚且

怠弛已況此項工程例係民修向無保固承辦之員倘不

認真妥辦草率從事甚或浸漁入己均屬事所必有屢經

降旨交阿桂等查明嚴叅著阿桂等到彼後會同舒常
等詳細查明以十年爲限所有現決之隄工如在十年以
內興修者承修之員俱當從重治罪仍著落賠補其監修
之該管道府及藩司督撫等亦着一併查叅分別議罪著
賠嗣後並著定限保固十年如在限內衝潰者卽照此嚴
行叅處以示懲儆此次荆州被淹旣因隄工不固之故則
該處城垣自以不移爲是著德成到彼後詳細察看堅實
重修以垂久遠其衙署倉監等項並著阿桂德成等會同
確勘分別動借以次興修至該處隄塍爲全郡保障所關
甚重從前因係民修以致地方官辦理不善任意刻減隄身

被衝淹況該處民人現在被災較重朕心方爲惻然亦不忍再令其自行修理所有此次應修各隄工竟著動項興修官爲辦理並著阿桂德成妥爲估計務期加高培厚認眞修築俾崇墉屹立永資抵禦其將來每歲修理需費無多再照例辦理以示體䘏又據舒常圖桑阿等奏坍塌兵房請借銀修復分年扣還一摺此次被淹尤重所有該兵丁修復房屋各費朕亦不忍復令其扣還前已有旨竟全行賞給並著阿桂等到彼後即遵前旨會同查明妥辦仍酌量撫䘏俾無失所至城垣內外淹斃大小男婦人口經舒常等查明共有一千三百六十餘名此等民人因躲避不

及倉猝淹斃實堪憐憫皆當賜卹其餘各災戶現在城上搭棚居住者尚有一萬餘人雖據舒常奏連日天氣晴明兼之撈獲各倉溼米散給糊口人心安謐覽奏爲之稍慰但各災戶被淹之後房屋倒塌棲止無所而田禾被水淹浸亦恐多有損傷着舒常等卽先行詳悉查明加意撫䘏似此重災祗當期於無遺不必復言無濫該督等宜善體朕意妥協辦理也又據姜晟奏接准督臣咨會續調銀二萬兩錢四千串解赴荆州應用已飭照數解往等語荆州現有修建隄塍城垣各工及撫䘏兵民之用需費浩繁應於司庫所存不敷動用早發戶部銀二百萬兩派員迅

速解往並著阿桂到後通盤約算如尚不敷用即據實奏
聞以便再行撥解應用至楚省今年被淹處所較多前據
姜晟奏長陽蒲圻等處皆被水淹已有旨諭令一體查明
妥辦本日又據該撫奏漢陽武昌兩城俱因江水過高城
中積水無從消瀉低窪之處間至淹溢省城貢院尤爲低
下湖水潰入號舍等語現居賓興大典所有淹潰號舍著
該撫即上緊設法疏消其被淹各處雖有輕重不等但同
係災民皆當一例撫卹不可因荆州府城被水較重皆注
意在彼而于被水之別州縣未免心存歧視致有失所向
隅之處姜晟現在省城籌備一切並著該撫一體詳加妥

辦以副朕軫念災黎一視同仁有加無已之至意欽此又
奉
上諭據舒常奏荆州沿江隄工漫潰至二十餘處各寬十餘
丈至數十丈不等並繪圖呈覽是此次該處城內被淹竟
由隄塍不固所致已降旨令阿桂等將十年以內承修該
管各員查明分別嚴參治罪著賠矣此事前據圖桑阿陳
淮奏隄工潰決後江水冲闕西北二門而入朕意該處西
北二門被冲大江自應在府城之北及查閱輿圖及一統
志圖大江則皆謂在府城之南昨據舒常所進之圖又與
前圖所繪南北方向相同江既在南則城內被淹將水勢

自應由南門而入何以此次又繞至北門殊不可解此必從前承修隄塍各員見該工例應民修任意草率偷減侵肥入己該管上司復不以事為事以致工程不固一經江水漲發不足抵禦在在潰決江水建瓴而下將並非頂沖處所亦被沖淹況闔圍內隄工潰決共有二十餘處自係迤西之隄先行潰決是以水勢由西南繞至西北遂至沖開北門入城以致成大災無疑昨福建臺灣文武員弁因循玩愒肆意貪婪竟致釀成逆案不得不徹底究辦湖北吏治亦屬廢弛已極活埋冒賑之案相繼敗露其辦理鹽務輒致私立匣費名目大小官員染指肥槖累商濡課今

於承修隄工又復一任劣員肥己悞公屢被冲潰而此次江水竟至淹入城內被災甚重前據圖桑阿查奏滿城淹斃者共四百餘名昨又據舒常查奏府城大小男婦淹斃者一千三百餘名外省官員於災傷向有諱飾茲報出者已有一千三百餘名之多則其諱匿不報者必尚不止此數想來不下萬餘此等災戶流離顛沛傷斃多口可憫可憐皆由隄工不固以致罹此重災若不將承辦及該管之員從重治罪又復何以示懲儆而慰輿情除交軍機大臣將十年以內歷任湖北督撫藩司及荊州道府詳細查明具奏外並著阿桂到彼後將十年以內之承修隄工官員

暨該管各上司一體詳查嚴參分別從重治罪仍著將
用照懲創至沿江隄塍爲百姓保護田廬而設固應動用
民力此次因被淹至重朕不忍令被災之民按例修理業
經降旨動用帑項官爲堅實修築永資保障俟將來每歲
修理需費無多再照例辦理但該處民人甚衆若竟歸於
民修不復官爲經理則百姓等雖肯首先出貲踴躍從事
即如井田之制宜古者未必宜今若此時而治井田即
而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亦徒虛語是將來修理隄塍各
費雖取之於民而仍當官爲經理第不肯官吏於官工尚思
侵蝕即已視此項工程例歸民修並無保固官員等不特

□□之外可以藉端加倍洒派入其囊橐而且苛索貲
費□□□均屬非所當有其該管上司又因係民修之
工遂置身局外查案殊非慎重隄防保護民命之道自應立
定章程於民修隄事派大員確切勘估借項興修俟報部
核准可撥款辦竣歸款並定以保固年限如在限內有潰
決之事即嚴參治罪著賠廢工程可期永固而官員亦不
致有侵蝕情事方為妥善除此次應修之隄交阿桂德成
妥為估計動項官辦外其將來民修隄工作何交官經
之處著阿桂到彼後即會同舒常悉心妥議具奏舒常
所辦之隄未甚明晰閱之不能了然著該督撫查明具奏

隄區先由何處沖決江水又因何繞至北門其被淹各處
所係何地方另行展寬圖幅詳細繪畫貼說呈覽欽此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因荆州被水較重一切修理城垣撫卹災戶等事該
省藩庫所存銀兩必不敷用因命於戶部庫內撥銀二百
萬兩派員分起迅速解往業據戶部奏覆頭起銀一百萬
兩已於十九日派員領解起程矣茲據畢沅奏豫省藩庫
現有地丁銀一百八十餘萬兩本應歸入秋撥案內候部
撥用請即於司庫撥銀一百萬兩委員解往襄陽府交收
一面飛咨湖廣督撫委員接解似於運送倍速等語現在

部庫頭起銀一百萬兩業已起程而二起尚未起解著即照畢沅所請於河南藩庫內撥銀一百萬兩委員解赴湖北一路迅速接遞解到荆州以供應用其戶部二起銀一百萬兩竟著停止如此一轉移之間既可省陸續撥運之煩而就近解往荆州並可早得接濟將此由六百里諭戶部堂官並諭畢沅知之欽此又奉

上諭昨據舒常奏查勘荆州被水情形一摺並繪圖呈覽披閱圖內沿江隄工漫溢至二十餘處有名寬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是此次該處城內被淹竟由隄塍不固所致已降旨令阿桂等將十年以內承修該管各員查明

參治罪咎貽累近來湖北吏治廢弛已極活埋冒賑之案一省屢見其辦理隄務輒敢私立匣費名目大小官員染指分肥票商帶課今於承修隄工固係民修向無保固又復一任劣員剋減浸漁以致工程不固一經江水漲發不足抵禦往往潰決從來河工偶有頂衝漫溢不過一二處乃該處沿江隄塍沖潰至二十餘處之多成此大災前據圖桑阿查奏滿城淹斃者共四百餘名業又據舒常奏府城大小男婦淹斃者一千三百餘名外省官員於災傷向有隱飾茲報出已有一千三百餘名則其諱匿不報者必尚不止此數想不下萬餘此等災戶流離顛沛傷斃多口

皆因隄工不固以致罹此重災昨福建臺灣文武員弁因
循玩惰婪賄以致釀成逆案不得不澈底究辦因特勅派
雅德久任該處督撫此皆係伊二人之罪即令拏交刑部
治罪茲湖北官員雖無釀變情事而其廢弛貽誤實與相
等此而不行嚴辦其何以懲貪玩而慰輿情特成額擢用
湖廣總督在任三年之久首爲廢弛所有活埋冒賑各案
俱係伊任內之事乃於該管隄工又復毫無覺察其罪竟
不減於富勒渾雅德似此負恩溺職豈可復令駐劄回疆
前特傳旨令人將特成額拏解來京交刑部治罪所有
[illegible][illegible]督務著侍郎明興前往接管此旨即著明興知之欽

其行抵烏什親向特成額宣諭後將伊犁問著派委妥員
迅速解京交刑部治罪務於冬至前趕到勒保現署陝甘
總督回任尚需時日所有山西巡撫事務著梁肯堂暫行
前往署理梁肯堂現派令護送戶部解往荊州銀兩所有
頭起之一百萬兩已於十九日起程本日據畢沅奏請於
河南徵存地丁銀內撥出一百萬兩就近解往俾速資接
濟等語已諭其就近撥解戶部二起銀兩尚未起程即毋
解往以省運費梁肯堂俟頭起銀兩解送出境後即由
彼逕赴山西署事梁肯堂未到之前其巡撫印務暫交鄭
源璹護理直隸布政使印務著富尼善署理朕本欲舒常

來京供職因其曾任湖廣總督上年李侍堯調任閩浙一時乏人以舒常人尚小心是以差往署理續行實授今該省似此種種廢弛貽悞舒常並未據實陳奏無可辭豈可復膺封疆之任舒常著解任留於荊州工次効力自贖李封曾任該省巡撫並不能實力整頓相沿玩悞伊亦無顏在京供職並著前往荊州管工効力自贖其行在刑部印鑰著福康安帶管現在荊州隄塍城垣各工已命阿桂德成前往勘辦阿桂等將大局勘定估明後即交與舒常李封在彼監修並令激發天良自行議罰以備工賑之用俟各工及災賑等務完竣另降諭旨其十年以內承修

官員並該管各上司仍著阿桂等遵照前旨詳細查明分別嚴參從重治罪並著賠補用昭懲創所有湖廣總督員缺著畢沅補授目下河南並無緊要應辦之事畢沅接奉此旨不必來行在請訓即速往荊州辦理撫卹各事宜其河南巡撫員缺著伍拉納補授徐嗣曾現在臺灣承辦城工諸事其巡撫事務係伍拉納護理伍拉納俟徐嗣曾回至內地後再赴河南新任伍拉納未到之前河南巡撫事務著惠齡速行前往署理惠齡現在出差距豫省不遠伊係朕素知之人不必再來請訓即著就近馳往河南署理李侍堯雖到湖廣正署將及一年履任未久亦難辭咎但

念伊到湖廣任後即將活埋人命一案據實查奏隨即調任閩浙於地方諸務未及整頓未暇查出且伊到福建後即在泉州厦門辦理軍需一切始終無悞功過實足相抵著加恩免其治罪姜晟到任未久將來查明亦可從寬此係朕格外矜原李侍堯姜晟當倍加感激奮勉自効毋負委任朕臨御五十餘年敬

天勤民孜孜不倦於臣下功過輕重惟視其人之自取因不肯爲已甚亦必去其太甚貪玩從不稍寬而權衡務歸至當所有臺灣及荊州兩事地方官懈弛玩愒悞公殃民至於此極朕不能早行查察弭於未然朕方引以爲愧今招

歷破露安可再事姑息不爲從嚴辦理以儆將來爲此明白宣諭大小臣工嗣後務當益加儆懼倍矢清勤以副朕整飭官方諄諄教誡之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